黄山松的启示

季音

从安徽黄山归来，久久不能忘怀的，是那一株株顽强地生长在岩石缝里，迎着一代又一代的历史风雨，始终坚韧不拔、生机勃勃的黄山松。它给人启示，给人鼓舞，给艰难跋涉在人生旅程上的人们以勇气和力量。它是一个富含人生哲理的象征。

面对着黄山松，我不由得想起一个与黄山松密切有关的人：已故绘画大师刘海粟，他是我国著名艺术家之一。我不懂绘画艺术，但我十分佩服他在艺术上毕生孜孜追求、顽强探索的精神。大师在晚年不辞辛劳，十上黄山观察黄山松奥秘之举，在美术界曾传为美谈。

大师进入耄耋之年，依然身体健朗，作画不止。有人问他，你90多岁高龄了，何以精力仍如此充沛？他说，他的健康秘诀就是“器量大，与人为善，不勾心斗角，不计较名利”。我们知道，在1957年那场政治运动里，大师曾受到不公正对待，包括他卓越的艺术成就，也横遭某些人的胡乱诋毁。他是怎么对待这种不公的呢？他对人说：“我一向被人骂，不要怕骂，你看庭院里的松树不好看，在黄山上长的松树不同，有压力长得就美，压力越大，姿态就越美啊，庭院里培养不出伟大的东西。”

人生在世，完全没有挨过骂的人大概很少。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，在上个世纪的一段时间里，经常是挨骂的对象。到了十年动乱时，更被骂为“臭老九”，简直是一无可取了。当然，真理是骂不倒的。许多人在骂声中得到了锻炼，擦亮了眼睛，增长了才智。就像生长在山巅上的黄山松，经过一场场风雨的洗礼变得更加枝繁叶茂，俊俏挺拔。

古人曰：“惟宽可以容人，惟厚可以载物。”这话是富有哲理的。为人宽宏厚道，不戚戚于个人名利，心情愉悦，既有利于身心健康，也有利于团结同事与朋友，友好相处，团结合作。归根到底，有利于人民的事业。个人如此，一个国家也如此，和谐与宽容，是至为重要的。鲁迅先生有句名言：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”这就是说，对那些千夫所指的贪污受贿、横行不法的坏人，是不能讲宽容的，不但要骂（即声讨），更要绳之以法。但对“孺子”，即人民群众，则必须放下架子，真心实意为他们服务。要关怀劳苦大众，关怀广大知识分子，信任他们，让他们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。要心悦诚服地“甘为孺子牛”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春回大地，社会走上了欣欣向荣的发展大道，“知识就是力量”成了共识。科技、文化等领域百花绽放，对祖国的复兴作出了举世震惊的贡献。生活证明，中国的知识分子，是一支热爱祖国、富有创造精神的可信赖的队伍。

多难兴邦，多难也兴人。

“黄大哥”其人其事

丁法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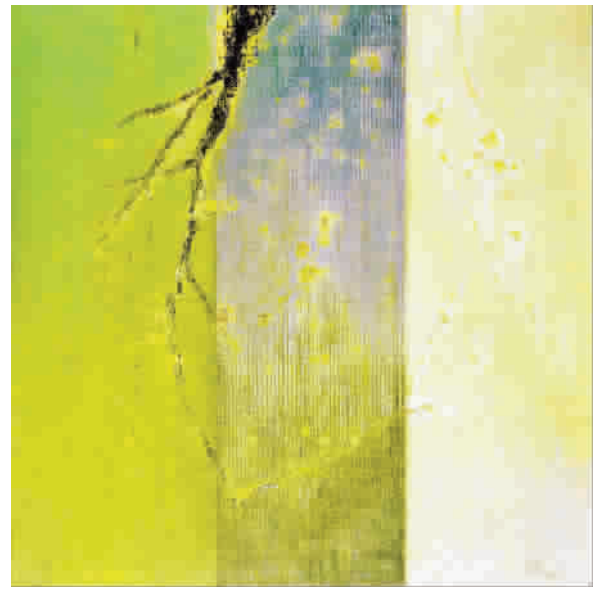
他很普通。并非高官，也不是名人，更不是什么大款，然而却是一位志存高远、脚踏实地的新闻记者，一位我结识五十余载的知心朋友。他就是参加过解放战争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、当过中央军委空军某部军事机密月刊主编、文汇报社离休干部黄俭同志。

说到我和黄俭的关系，还真有点缘分哩！20世纪六十年代前期，我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的时候，他是高我三个年级的学长。由于他是部队调干生，年长我们好几岁，加上身材魁梧、热情豪爽，穿的又是空军军服，不时到我们低年级寝室串门子，与学弟学妹们拉家常、谈学习、话人生，被大伙儿亲昵地唤作“黄大哥”，我对他更是钦佩有加。我俩相继毕业离校后，天各一方。想不到事隔20年之后，1987年初夏的一天，在《文汇报》任职的他突然找到我家，像兄长般地问长问短、关怀备至，还翻阅了我的部分日记。不多久，全国核心新闻期刊《中国记者》发表了他采写的人物通讯《在继承中开拓的人——记上海〈青年报〉总编辑丁法章》。全文4000余字，具体而生动地记叙了我在《江西日报》、上海《青年报》的成长经历和主要业绩，给了我多方面的勉励。原来，此前他已通过上述两家报社作了深入采访，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，同我见面交谈只是最后一道程序，可我却一直蒙在鼓里。更为巧合的是，1998年6月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成立后，我俩竟成了一个单位里的同事，我退休后又和他同在集团离退休老干部党支部，经常一道外出参观考察，一道学习讨论，一道过组织生活，你说这还不有缘吗？

说实在的，论资历、学识、才干，黄俭同志完全可以胜任一定的领导职务。但是，不知为什么，他无志于此，他崇尚的是当一辈子记者，追求的是写一辈子文章。正因为黄俭对甘当一辈子记者如此矢志不渝、心无旁骛，他才会那样忠于职守、不辱使命、敢于担当；即使在离休以后，也从未放下手中的笔，继续发挥着一个新闻老战士的光和热！也正因为如此，才会有他辛勤采写的记录时代风云、反映社会脉动的洋洋500余万字的新闻作品，才会有新闻十八般武艺中的消息、通讯、特写、评论、业务论文以及散文、随笔和报告文学等妙文华章，也才会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新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岁月是条河——60年中国见闻录》。

黄俭同志为人处世低调，不事张扬。他多次说过：“我所追求的是做一个大写的人”，“平平淡淡才是真”。拿出版这本集子来说，他不知拖了多少年。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，北京一家出版社就主动表示给他出一本选集，他谢绝了。后来，一位在某杂志当办事处主任的忘年交朋友，乐意资助他出书，并且说了多次，他一次又一次推托了。同他相濡以沫的老伴周莲芳大姐，不止一次地对他说：“你辛辛苦苦写了几十年，该出本选集作为纪念了。让人家资助出书不太好，这样吧，书由你编，钱由我出。”在老伴再三催促下，2011年初他总算松了口。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书还未出，周大姐不幸于2011年8月病逝了。黄俭不无遗憾地说：“如果再不出这本书，从内心深处真对不起老伴嘀！”在着手选编这本书的时候，他也是精简再精简、压缩再压缩。因而，收入本集的作品，绝大部分是有代表性的，并且以短文为主。

这本集子，虽然只是黄俭同志从500多万字作品中遴选的极少部分，然而它却从不同侧面见证了新中国60多年来的沧桑巨变，折射了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，再现了人们在思想观念、价值取向、生活方式和管理方式上发生变革的岁月印痕，具有一定的阅读价值和史料价值。同时，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无不渗透着作者的心血和汗水，从中我们不难领悟到作者的人生追求、新闻理想、专业精神和职业操守，这一切多么值得我们尤其是年轻新闻工作者学习和发扬啊！



听古曲《梅花三弄》（油画） 齐铁偕 文/图

一弄叫月/入霞霞自明/二弄穿云/望空空溢香/三弄横江/隔水水照花

收藏漫谈

张明华

曾经受邀到外地为金融界的VIP讲玉器课，正当我津津乐道于玉文化的精彩之处，突然有人递上一张小纸条：“请多讲讲如何赚钱！”让我一阵尴尬，只好临时凑了几个小窍门，聊作交代。我当时直嘀咕主办方找错了对象，倒不是本人多么清高，这实在是我未曾涉及的课题。

前几天，上海一家约定让我给讲玉器课的单位，应听众的要求，内容希望改成“民间收藏”。要谈好一个集政策、市场、金银铜铁锡竹木纸等文物于一体，涉及面尤为宽泛的大题目——收藏，还是颇有难度的。要知道，收藏除了包含培育高雅的文化素养之外，投资赢利，储备保值，捡漏赚钱更是我无法回避的陌生内容。而且，就在“收藏”这个相当阳光的字眼背后，还潜伏着真假难辨的赝品，唯利是图的伎俩，弄虚作假的手段，深不可测的陷阱。“战国玉器”可以一麻袋买到，“红山玉人”可以真人般大小，“良渚玉琮”可以一间房高低……“越王宝剑”“金缕玉衣”“唐代壶王”等等的丑闻不绝于耳。经我之手或了解到损失达百万以上的藏友，每年至少有一两个，多则三四个。让我警钟长鸣！如此褒贬不一正负复杂的内容要说得清楚，谈何容易！

显而易见，收藏和许多事物一样具有截然不同的两面性，可以是一汪暗流涌动的恶俗浑水去污浊灵魂，也可以是一泓汩汩而流的甘甜清泉来滋润心田。民间既然如此热衷于收藏，作为一位文物工作者应该以积极坦然的态度对待，以自己掌握的文物知识，结合国家的政策法令加以正确的疏导。在撰写演讲大纲时，我首先为大家厘清最最重要的收藏动机，提倡兴趣爱好学术研究的传统目的，不排斥投资赢利储备保值这种直接奔钱而来的方向。只要政策允许，敏锐掌握行情，这也是文化界一种健康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。至于藏品的选择，则以收藏目的的不同加以区分。以投资赢利为目的的，应以精美稀贵的可靠文物为主，获利更大。余则根据自己经济情况，各有所好，各取所需，但不要见古物就收，见便宜就买，弄得一大堆破烂，一房间杂货，左右不是。一般而言，藏品无论质地，尽可能是雅俗共赏的品相，可以是单件的精品，也可以是一种系列。这样不但让藏家容易对某一项文物的知识积累，以利再收，也便于在需要转手时为下家所接受，平时放在眼前，也不失为一件（批）赏心悦目的艺术品。

豆蔻年华

薛理勇

《辞海》：“杜牧《赠别》诗：‘娉娉袅袅十三余，豆蔻梢头二月初，’后因谓女子十三四岁为‘豆蔻年华’。”

豆蔻是印度咖喱的主要原料之一，而在中国，除用于调味料外，主要当作药材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·豆蔻》中讲：“南人多采花以当果，尤贵其嫩者。”又引刘恂《冷表录异》：“南人取其未开大者，谓之‘含胎花’，以盐水淹藏入甜糟中，经冬，如琥珀色，辛香可爱，用为鲙，无以加矣。”豆蔻的最佳食用部位是未绽而又即将绽放的花蕾，花朵中有花房（即胎），采下来浸入含盐的甜酒酿中，经过一个冬天就成了上佳的调味料。显然，所谓“豆蔻年华”就是“含胎花”，将其化作人，应该是婚前青少女，按中国古代女子婚龄“十五而笄，二十而嫁”，就是讲女子十五安成年，允许出嫁，而到二十岁必须出嫁。杜牧所遇歌妓是个早熟的少女，于是杜牧诗曰“娉娉袅袅十三余”。明许自昌《水浒记·联姻》：“拥鸳衾梦绕巫山，但豆蔻含胎可怜。”这“豆蔻”不是“十三余”，而是一位新娘子了。所以，“豆蔻”年华正确的释义是未婚青少女，古人婚龄较小，于古人，“豆蔻年华”可以指十六七岁以下的未婚青少年。

小楼今天充满歌声

郑菁深

春雾刚刚散去，初夏的晨雨又淅淅沥沥地下着，宁静的小巷飘荡着沉郁醇厚的歌声，还融溢着篱笆上带着雨点的粉红色蔷薇花的芬芳，那么美妙而动听。前几天是温可铮音乐家庭艺术馆开馆的日子，很多人来了，披着初夏的暖风，踏着点点溅起的雨水，有慕名而来的爱乐者、有虔诚的先生的学生和崇拜者、有同行的歌唱艺术家和音乐教育家，彼此都似曾相识，在温先生温暖而舒恬的歌声中又相聚在一起，眼神里闪着崇敬的亮光。

温教授的歌声多少年来感动了无数的声乐爱好者和观众，他的嗓音宽厚沉雄、甜醇旷达，富有醉人心弦的磁性，又有愉悦心灵的魅力。那层小楼装满了他的歌声，他的音乐生涯横跨了半个多世纪，歌声越荡在亚洲、欧陆和美洲，他演唱过的中外歌曲超过了500首，作为男低音歌唱家巨擘，至今也难有人企及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末，温先生在法国、维也纳作音乐交流访问演出，他的歌声艺惊四座，难怪老一辈的法国声乐家阿兰连连惊叹：“上帝啊！这位来自东方的歌唱家的嗓音，怎么如此年轻而富有魅力，他美妙的歌唱艺术，即使在意大利，在欧洲也是绝无仅有的。”

静静瞻仰着像湲湲流淌的清溪在小楼盘桓，荧屏上呈现温先生早年的身影，唱着马提尼的《爱情的喜悦》，饱含深情真意的歌声犹如温芬的空气氤氲在衣香鬓影上，四周摆放着温先生几十年来歌唱生涯的不凡业绩和辉煌成果：奖章、专著、录制的唱片和手抄的乐谱，以及与指挥家小泽征尔的合影。墙边一架浅古铜色的史坦威钢琴，陪伴了温先生几十年，今天它默默坐在那里，仿佛还在等待着温先生回来，它似乎也在回忆，当年温先生演唱威尔第歌剧《西蒙·鲍卡涅格拉》中的咏叹调《破碎的心灵》、舒伯特声乐套曲《磨坊少女》和鲁宾斯坦的《波斯恋歌》，被国际乐评家誉为现今最杰出的声乐家之一，是当代的夏里亚宾。

与温先生相濡以沫的，为温先生演唱伴奏终生的他的夫人、钢琴家王逑红衣白发，精神矍铄，清贵的微笑中透显出欣慰和慈祥，她为有这么多爱乐者来瞻仰回顾温可铮先生的艺术人生，感到一种无比荣光的慰藉和宽涵，你看，她的笑意就可以证明：温先生的歌声将永远充满小楼，荡漾在宇空。

概率最高的误认

花实

1994年11月3日黄昏，一个神秘的飞行物沐浴着晚霞，出现在上海的暮色天空中。

“11.3 UFO”的最早目击报告来自正在放学回家的学生。16时45分，常熟路小学的学生放学了。当他们三三两两地走出校门时，却在无意之中发现了UFO。

当时晴空万里，观察视野十分清晰。有目击者说，看见一个盘子状物体停留在空中，放射出银白色的光芒，20秒钟后，该物体突然变成两个，一个向东南方向，一个向西北方向旋转移动。也有人发现的是一个白色飞行物，朝东方向旋转运动，4分钟后消失。

有价值的是，有一位居住在运光新村的“UFO迷”程东华先生不仅在16时59分时目击了UFO，而且还用摄像机将UFO的翩鸿掠影拍摄下来，留下了一段珍贵的UFO史料。

由于在上海市的这一空域多次出现UFO踪影，而且在此之前发生的1990年“10.31 UFO”和1991年“3.18 UFO”都被判定为飞机，因此，“11.3 UFO”出现后又在上海掀起了一股“UFO热”。

获悉此事，并在收到新闻媒体转来的数十份目击报告后，笔者即和中国UFO研究会所属全国资料中心、华东地区目击报告部、上海UFO研究会和不明事物研究室上海分室4个部门组成联合调查小组，采取的两个调查方法是对目击者走访取证，核对目击时间及UFO出没空域。根据目击者拍摄的UFO录像显示的飞行物空中坐标，对UFO出现的时间、视方位、视仰角的变化等数据，一一作记录和测量。

调查小组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，对测量到的各种数据进行计算，求出UFO的真实位置及变化情况，并对应虹桥机场的雷达记录，最终发现，“11.3 UFO”出现的时间、方位、仰角等飞行变化与该空域正在飞行的一架民航客机飞行的时间、航迹、高度的变化完全吻合。

由此得出的结论是：“11.3 UFO”是一架由上海飞往济南的客机，目击者看到的天外来客其实是飞机及其尾迹反射太阳光。

事实上，飞机被误认为飞碟是概率最高的。手头有一份资料显示，英国国防部曾对1967年~1972年间发现的1631起UFO目击报告进行了系统的调查、研究，得出的结论是：飞机750起；人造卫星等航空航天器及残骸碎片203起；天体176起；大气现象120起；气球108起……结果不言而喻。

而且，有充分的证据表明，来自美国和前苏联的无人侦察机、间谍飞机，在秘密飞行状态下，极易被误认为UFO。

而且，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，新型的飞机形状为可变翼，机体能够弯曲，越来越像UFO。可以说，每当有新型飞机的研制、试飞，就会有UFO目击事件的集中出现。

所以，当你再一次目击到UFO时，不妨仔细端详一下，说不定，又是飞机乔装打扮的假象喽。

十日谈

飞过上海的UFO

对几次出现的V形尾迹UFO的真实身份，形成了三派观点。